

書名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
撰者 刊明修本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貴重-2
編號 A189100

卷十八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初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疏

天官冢宰鄭曰

冢宰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
冢宰上非餘卷放此

疏

天官冢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

刊明修本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貴重-2

編號 A18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8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刊明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周禮註疏

十八九

七

東方文化研究所

2762 七

No.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卷人



春官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

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

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

吉禮於土永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

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文反文後不音者同

疏至邦

國○擇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擇王為言也云以佐王建

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註建立至人事○擇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

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北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士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自吉禮於上詠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升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事人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王礼皆重故以士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三事謂祀之祭之享之

故書吉或爲告杜子

以吉至神示○釋曰

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此已下敍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吉禮爲上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註事謂至有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制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礼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入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燔柴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廟師雨師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凡芳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大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襄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賀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月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煙音因李又音煙槱羊九反本亦作槱音同燔燎良召反觀音風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

臧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圜于權反○疏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謂散神始也○註禋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一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連于禡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謐煙義也云槱積也詩云范范臧樸薪之槱之者此大膳職樸之篇

引之證標得爲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或有玉帛燔
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標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
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
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
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
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忽據天也宗廟諸神今以天神
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
全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標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
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
是玉帛於三祀之内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
所以報陽也者案鄭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
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時
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
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上帝玄天
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玄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
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
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
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
雲門者先鄭旣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
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莫染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

大宗伯

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
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
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
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
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
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
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
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
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
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廢陰爲金
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寫
木八妻木八寫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
此推之則北官好燠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剋
爲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立所祀
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圓鍾爲宮云云冬日至於
地上之圓立奏之若衆大变則天神宵降是也引之以破先
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爲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
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
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左旋爲緯案元命包云文王

一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
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
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寶柴之禮云者案
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
帝與日月同用寶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
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
絳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
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
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
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倉樞組
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
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
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
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
比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
各一大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
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

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版文到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

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麗案
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
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
鄭分之皇天北辰濯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
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
旻天冬曰上天櫛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
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覆憇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櫛勑四時知昊天不
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
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昊天
天玄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
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
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
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干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列
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

之王直是人逐四時五經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太之號不逐
四時爲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与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
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
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
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
土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
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
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川
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
三望六宗与古尚書說同玄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均至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
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寶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祀記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

甫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震書禋于六宗礼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理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壠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雲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与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

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

祭山林川澤以鶡享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士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湯。燭陰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燭。燭為罷，鄭司農云：燭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牽牛星也。燭爲以祭。若今時燭狗祭以止風亥，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交熒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食於火。少皞氏之子曰燭陰，食於火。少皞氏之子曰燭陰，食於火。

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嵩山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鶡，福性，角也。鶡而燭之，謂燭攘及燭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食及鄰表，燭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陰反。鶡，孚通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成烈，裸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裸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吳詩照反下少。吳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裸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寶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裸，攘如半反。蜡七詣反，種章勇反。部有牛反。啜音綴，并田間道左思，是都賦云。畛，啜無數，又陟旁反。疏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註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也。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但有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但有此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如祭下仍有狸沈，與鶡奉二祀三祀，是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對。

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与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

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勢云社者五土之祿神稷者原

亦云社者辟地之道社者士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士穀之

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天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

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士后士為社則是死乃配

社食之云有鬻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宗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襄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鬻山氏之有天

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襄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

起故稷夏而言也是以書亭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

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

置社稷當湯代桀之時旱魃炎沴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

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

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

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圖

此与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

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一何陋也云罷

奉披犧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

罷從經韻爲正其云披犧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犧狗

祭以上風者此舉漢法以况韻享爲犧之義必犧狗止風者

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

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

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云而祭五德之帝食金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

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

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

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

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燭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

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此其三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爲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犁

祀以爲社社即句龍谷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
土但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
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
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四
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
鎬京者彼據穴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
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
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
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
衡案爾雅霍山爲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
山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巢州霍山在嵩華者別
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首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
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狸沈祭山林川澤
五嶽嵌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
也爾雅云祭山曰巖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巖縣既非周法
而校入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遇大
山川則有犧駒以祈沈禮與玉入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勾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

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饑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
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
法此所引郊持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
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
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少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則成熟者其八蜡
不得與四方成熟之更通祭八蜡也云少謹民財者八蜡既
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者後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
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均故云祭百種以報
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
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
畷也云享農及郵表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
畷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
表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者八。堦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獮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堦之中有獮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備虎坊與水庸郵表啜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除牲之事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帝也。肆者

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殺入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嗇是也。殺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裸祫言饋食者著有泰稷互相脩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祫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殺一祫一祫。肆也。歷反解骨體祫古亂反倫餘若反烝之承反祫尸交反率五音律又音類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東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祫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祫

之大祭以饋食是祫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祫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註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也。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饋具於鬼神也。註宗廟至一祫。○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祫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殷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殷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祫。祫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祫大祭者祫是據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祫。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祫。夏祫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祫。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祫。祫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律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者薦腥當朝踐後肅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孰其殺謂肅解而肅之是其饋獻獻以益齊之節故云薦熟時但肅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肅故云肆也。云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故神坐以玉爵的牀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

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身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爵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爵鬯謂始獻戶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先先灌謂王以主贊酌爵鬯以獻尸尸得之灑地祭訖卒之奠之不飲戶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献爵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竈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歟吸出之氣為竈耳目聰明為鬼人死竈氣歸於天為陽形魄歸於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謂不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知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謂之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耳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祫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是祫稷則祫

亦有祫稷矣著明也明有祫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哀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也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小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何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六年爲三年祫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誠文為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爲祫禘從三年喪畢後爲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設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春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

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體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岷崐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王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血與裸為

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燭一獻熟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燭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熟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

燭大享言腥三獻言獻言熟也獻言熟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哀謂校患分

有疏疏以凶至之憂○釋曰此凶禮之日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灾從後以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校患也凡侯伯校患分災討罪禮也引之者譖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校患分災討罪者校患即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校患也

分災謂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灾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

音遂



註哀謂至含遂。經鄭不詳亡則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

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遂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遂則有之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

於臣子皆有含遂也

以荒禮哀凶札

荒入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孔讀爲截謂疫厲○孔如字又音截縣音玄

入至疫厲○釋曰云荒入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爲目下云凶

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饉者彼不以荒爲目以

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爲飢饉不爲物有害也曲禮曰以

於臣子皆有含遂也

以

荒禮

哀

凶

札

荒

註

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并代引之

哈遂

音遂

疏

註哀謂至含遂。經鄭不詳亡則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

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遂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遂則有之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

於臣子皆有含遂也

以

荒禮

哀

凶

札

荒

註

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爲防民取蔬食也。皆爲賤捐。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深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賤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爲義也。云札讀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暑札。

祓

是厲鬼爲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以弔禮哀禍

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註禍至之道。釋曰禍

爲火于爲反下苟復爲同。

祓

謂遭水火。

鄭知義然者害於粢盛如何不弔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

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灾當水火二事爲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爲淫雨。鄭知義然者宋哉故是其類。擣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以禱禮哀禍

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又會于澶淵善然反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捨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

註同盟至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

爲國敗正本多爲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

軍禮之中故知此禱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禱以補諸侯之灾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禱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宋次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萬宋向戌衛比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血禮哀寇

闕

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院

註血夏至為亂。釋曰云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稽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

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賓禮之別有八

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曰問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

同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

傳注古本

周易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偏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歲則偏○曰朝直遙反注下不出者皆同偏音弟偏音遍下同猶朝張遡反



註此六至則偏

者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

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春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者北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可儀及覲禮所云爲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大子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爲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十二歲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如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編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比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歸矣

正元年七月十一日。倪他弔反一音他竟反竟音境疏

殷覩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旣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覩謂一服

時聘曰問

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執

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旣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瀆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燒謂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沙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朝十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年無朝法是使卿族覩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

懷古文

周易十八

十一

集二

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鄉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鄉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鄉以大禮聘天子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以軍禮

同邦國

謂威其不
濟子念反沈

同注

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則儀詒能辨國私同故難云。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是諸侯之僭禮也。

跡

註用其義勇。釋曰。五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

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若是見義而爲故勇義義言若朋友推乃是不義

卷之三

論語卷第十一
至憂民

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也正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聚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閱音悅

疏註古者至之數。憲曰此謂天子蓋與漏自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閥其

○閱音悅疏註古者至之數。憲曰此謂天子若廵視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首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往衆也

禁宮邑所以
事民力強弱一跡

註疏宮至強。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

其丘是築宮也。等又云：「非城非邑，則四面是築邑也。」其靈廟，則祭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礼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常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以嘉禮親萬民

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者

疏

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

疏

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人其實上下通也○註嘉善至有六

疏

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者案禮達云飲食男

疏

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礼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礼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禮并飲酒之禮故金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疏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疏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註親者至然也○不別彼列

疏

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疏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疏

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
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
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
豚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
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豚引之證同姓有歸豚之事此
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
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脯肉周禮以脯肉之礼親弟兄之
國不以賜異姓故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脯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
有大功者亦得脯肉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豚以交諸侯
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

國

異姓王爵

疏

次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

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人夫往
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
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句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註異姓至豐
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胥女曰姻若以觀言之則女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之父曰胥胥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爲甥王娶女來則爲舅揔是胥姻之國也以九儀之

命正邦國之位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

疏

次九

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爲揔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
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
也○注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
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
儀之命正邦國之佐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正則不
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礼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

見命如字下

疏

註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

士相見同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胥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爲正吏也云
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
云列上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
爲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
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
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

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少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之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誤官分職止爲治事故次治職事解之也并命受服

并命受服

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受亥

(疏)

註鄭司至

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指斥服名次義推之先鄭云焉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爲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爲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亥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緒冕卿大夫同亥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亥冕士皆爵弁若然此註云从子男爲卿卿當緒冕矣鄭云卿大夫自亥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王藻注云諸侯

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翁云士則爵弁服者凡吉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爲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爲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爲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

王之上士亦三命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三命之士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国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于王爲

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無

士與天子三命之士

四命受哭

鄭司農云受祭器不疏註鄭司至四命○釋曰先

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鄭云受祭器爲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

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則儀禮

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

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

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

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

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

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

等識古有此制焉○以上時掌友疏註鄭司至制焉○

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

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誠

命者約典命文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

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

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

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

等識古有此制焉○以上時掌友疏註鄭司至制焉○

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

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誠

命者約典命文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誠

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爲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爲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者此舉後代以况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官臣僕實先後之○先蘐薦天下先時同後胡豆反疏

鄉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爲君儔何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僕實先後之○先蘐薦天下先時同後胡豆反疏

諸侯於外事皆將臣言先後者
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一等者鄭司農云
出就侯伯之國春秋傳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

命是侯伯之國者也

農云一州之牧王周禮
之三公亦八命周禮
百二十國選賢侯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
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周禮
注上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

註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此後鄭
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
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爲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
凡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
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爲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
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如若毛君之義出加入
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弓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
服以六爲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爲王卿大
夫其尊如故以爲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杜如鄭武公桓公並
入爲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
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弓者以晉侯入爲王卿
謙不敢必當七命之限故云六弓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
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
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
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
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以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
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
大小鄉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丘山爲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
官畿內諸侯取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荀君名

八命作牧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

註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先鄭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



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

之三公亦八命周禮於外曰侯是牧本爵奔侯矣一州二

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

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周禮

注上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爲二伯得征五侯九

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周禮

注上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

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
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爲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
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
類爲瑑飾此字爲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爲瑑飾也無正
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
之鹽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卷一百一十五

加二命爲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郎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次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爲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是一方之長也

等邦國 等猶齊疏 註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爲數半寸剝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王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 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安至二十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

以玉作六瑞以

篆飾圭長九寸 疏 注鎮安至二十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

桓爲瑑飾圭長九寸 疏 謂朝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十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按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被注四植謂之桓者被據柱之楹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

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

有籠縕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

疏

鄭必破信爲身者古者舒中字皆爲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爲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

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爲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籠縕耳者縕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爲飾

疏

若不籠縕爲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籠縕爲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主爲義既以人身爲飾義當順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王云信圭躬圭七寸

民伯守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十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疏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盖或以穀爲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

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十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十之文也云

疏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諸侯受瑞於天子謂臣無此義故以摯爲文鄭云摯之言至執摯以自致者案士謁見新升爲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摯也。

疏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鄭云摯音至本或作費

疏

摯註

食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鄭云摯音至本或作費

疏

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

疏

摯註

食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鄭云摯音至本或作費

疏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

疏

摯註

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爲摯自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圭也案莊公傳男賚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玉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爲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謂臣無此義故以摯爲文鄭云摯之言至執摯以自致者案士謁見新升爲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摯也。

疏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鄭云摯音至本或作費

疏

摯註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鷄

疏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繪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鷩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

疏

摯註

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遼鷩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鷩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績者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无

疏

庭實○介音界咸作分扶問反衣於既反與音餘

疏

摯註

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爲主文兼諸

疏

庭實○介音界咸作分扶問反衣於既反與音餘

疏

摯註

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
鄭云皮帛者東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案聘禮東帛加璧又
云東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東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
合卷摺爲五匹故云東帛也言表以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
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
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爲
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東帛而授但皮與帛
爲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
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
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
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
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
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
北方爲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
君無皆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
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爲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鶩
是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士重遷也云雉取其守特
而動者但工或爲君興其巧作商或爲君興販來去故執雉
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師羔鳴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
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
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
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
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
命數及爵皆執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
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植音值又時

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尔

力反又音置

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

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

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

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

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

疏

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

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陵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爲三壇同蟬又鳥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璜禮北方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岷崐者也

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天尊收食焉礼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吳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鏡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琨戶本反本又作崑音昆崐

旨倫本又作崑魯門反

疏

註此禮至半見○釋曰云此

北極者也

皆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立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以夏至
神在崐崙者也者崐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礼
崑崙大也可知故六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謳又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生
比艮地示則生混吟而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
精之帝者此已下比日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入神者亦據月
令四時十二月皆使人帝入神彼止爲告朔於明堂及四時
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
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
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
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
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入神爲配也言蒼精赤
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
璧圜以下是象其類也案爾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
肉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
地方地有四方是入方也云圭鏡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
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鏡也云半圭日璋者案與端
云圭有趺以祀天兩圭有趺以祀地兩圭半圭又云圭

禋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卽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圭故云半圭曰璋公年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者謂以玉爲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閼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爲天文草木爲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璧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五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觀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坡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宗而不以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皆有牲幣之色

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放方往反疏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

六正并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注幣以至酬幣○釋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設若四師云賓大祀用玉良牲全帛在牲上今在下則非

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幣者獸戶從爵之幣無文故以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乃後酬也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

女之情天性生而自

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曷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

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科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條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

地產謂士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之陽德勝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

地產謂士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

之陽德勝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

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

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

物使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

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使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爲制于偽反其

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淫泆反歷反邪似嗟反道入音尊悍戶幹反劉音旱戚音胡板反

疏

註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

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德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入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詣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也云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殖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盈純之則心力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謂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凶謂氣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礼以防之礼言中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礼以防之礼言中

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過故以禮爲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饗醕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爲陽植爲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爲陽醢爲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人靜爲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

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能捐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捐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而已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曰產○種

疏

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

章勇反
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

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註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捐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捐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為二以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與生氣類相似，故爲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爲鴟雀雉化爲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如胎生及萬物草木不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

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祇滌濯位玉鬯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沿其大禮詔

王之大禮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澆器也。玉禮神也。玉也。始位之祭又奉之鑊烹牲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土羣臣禮爲小禮故書蒞作立鄭司農讀爲蒞蒞視也。省本又作青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鑊戶郭反鑊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此古愛反本或

疏

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祇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蒞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鑊鬯宗廟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蒞者無禮神之玉而有鑊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璋璧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謂泰稷天地當盛以瓦簠但鑊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時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臨之祭又奉之詔大宗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及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據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既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既祭器故據而言之既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盤注云玉盤玉敷盛黍稷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盤不得別解故爲玉敷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盤別釋也大宰云祝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蒞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蒞蒞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饋享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饋即饋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成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盤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礼者則小宗伯小祝行首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與音預下同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

疏註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之事
衰慘皆是也董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

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首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

籩王后

凡

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微者鄭云薦微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攝故退微文在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

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太客即謂其臣是賓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果音裸又古亂反也注小宗伯職故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此

則亦攝爲之內宰贊之俟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醉此皆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爲之○注載爲至

○疏

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故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此

爲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鬯者見鬱入宗廟及賓客皆以鬱賓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爲者稱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爲裸即是直裸不拜案加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舞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它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爲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朝

觀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

如之

相詔王禮也承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

疏朝觀至如

紂衣○曰擯必刃反本或作賓同紂側其反者后及世子喪王爲此主哭及拜貞則宗伯亦爲上相也云朝觀會同即兼四時朝觀云則爲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爲往哭之大宗伯亦爲上相與王爲擯耳。注相詔至紂衣○釋曰云相詔王礼也者經三事爲相皆在詔告王礼也云承接賓

疏朝觀至紂衣○釋曰

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母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此又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擯若大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庭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未擯君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爲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前或嗣王則大喪中無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云麻不加於采絰衍字以其過哭諸侯著爵弁紂衣而已不合加麻絰於紂衣爵弁之上也。王命諸侯

則儻

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焉○假首格至也依於豈反卿許亮反策初章反。注祭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疏

注儻進之前以

祭焉○釋曰云儻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儻謂進使前以

受策也

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祭焉○釋曰云

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祭焉○釋曰云

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祭焉○釋曰云

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祭焉○釋曰云

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具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皆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策遼祝策惟

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九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后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是立

依前南鄉之事也云賓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公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

之者此案魏禮天子使公與之就鑿燔侯氏命弱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

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不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

於祭焉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乃入四郊

疏謂之陵廟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

疏

也鄭司農云四望口月星海玄謂四望玉嶽四鎮四瀆疏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也凶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王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農有四鎮五嶽崩四瀆謂之與五嶽相配

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而為壇壝祭之故云四望也疏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入封謂告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入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也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士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士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

王入封則先告后土

疏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入封謂告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入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也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士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士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

天而後后土被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司龍生為后土
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之神非后土但以
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
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荅
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
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荅田彥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
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出人謂為后土
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礼豈得以出人
之言著大典明后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讀頒

爲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之疏注領讀至采
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也○頒音班口號○釋曰云
頒謂為班者鄭於周禮所以頒皆讀爲班班謂布也云班其
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
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
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此大都亦與
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戶工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
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
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
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目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

一如六卿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
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二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
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
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十八